

可贵的“三秒”

刘浩然

他们的笑

资若铭

家里的热水器坏了，点不上火，热不了水，在冬季，这可是急死人的事。无奈，只好请维修人员上门维修。不久，维修人员上门，三下五除二，不到二十分钟，就将热水器修好了。当他离开我家时，我老伴非常热情地把他送出去，而且一直目送着他进入电梯才关门。这时，我看看手表，刚刚三秒。

这个晚三秒钟再关门的习惯，是我老伴在实际生活中养成的，也是我们挨了一次教训后形成的。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们去长沙，到一个远房亲戚家拜访。尽管那个亲戚在省里是个权贵人物，但碍于父母之命，我们还是登了这个亲戚的家门。

那知拜访返回时，我们双脚刚踏出他家门，门就“砰”地一声重重关上了！那一声，惊得我们一震！当时我就非常生气，老伴劝我：可能是风将门关上了。但是，我的心里仍然是一片寒凉，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。所以，从此以后，不管家里来什么客人，我们都非常注意礼貌送客，晚三秒关门。

尊重一个人的人格有时多么难得！一旦得到



人的尊重，的确会让人感到温暖。

可能很多人都见过不少电梯里都会有一面镜子，但这面镜子起什么作用呢？估计很多人可能都答不上来。退休前，由于忙工作，根本无暇顾及电梯里的镜子，退休后，总是坐电梯进进出出，有很多时间观察和顾及这面镜子。开始，我觉得这镜子是为每个进入电梯里的人整理仪表用的。后来，一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摇着轮椅进来的时候，我才发觉这面镜子还有一个重要作用：就是为残疾人考虑，让残疾人摇着轮椅进来时不必费力转过身，就可从镜子里看到楼层的显示灯。

晚三秒关门和电梯里的镜子一样，尽管是小事和细节，但都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。就好像冬天的暖阳一样，尽管出现的时间短暂，但却能给人温暖。“三秒”，可贵的“三秒”！

水到渠成

贺楚建

“楚建，回来吧，你买的充电抽水机，我不会操作，地里的菜都快干死了！”这是乡下老家耄耋之年老爸的来电。

生长在旧社会的老爸，在那片土地上耕耘了一辈子，也苦了一辈子。如今儿孙绕膝花满堂了，还不愿放下他那劳动的本色，在老家门前一块田园里种起了各种蔬菜，说这是在城里买不到的有多种营养成分的绿色食品。我们做儿女的知道老爸那鼓倔犟劲儿，他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。我们考虑老爸都85岁了，担水浇菜，他身体吃不消，于是我们去年从网上购买了一台手提式充电抽水机，既轻便又实用。毕竟老爸年龄大了，开始几次还会操作，用了几次后，记忆力衰退的老爸就忘了套路了。听着老爸的电话，我“嗯”地哽咽答应着。老爸真的老了，我眼眶湿润了。

第二天，我驱车回到乡下老家，老爸早已把抽水机和塑料管子放在门前水塘边的菜园里。我撸起袖子，拿起抽水机放入水塘里，接好塑料胶管子，把另一头管子放入菜园里的水沟里，然后接通电源，水“哗

哗”地进入了塑料管里。突然，“哗”地一声，抽水机接口处塑料管子脱落了，我立即重新接好。不一会，又脱落，连续好几次都是这样。正当我不知所措时，老爸颤巍巍走来，指着地上的管子：“这里管子没弄清楚，那头管子不脱落才怪啊。”听着老爸的话，我还是茫然、费解。父亲看到我站着不动，接着说：“要想接口处管子不脱落，塑料管子就要摆好，不要打结，这个地方的管子打结了，水怎么流得过去……”我恍然大悟，立马解开管子的结，然后把管子摆好、弄直，这样管子就畅通了。父亲看到我弄好了，笑着对我说：“遇事要三思，这管子好比旁边农田的水沟，只有沟里没什么阻挡，沟通了，水自然会流入田园里。做事如此，做人更要学会沟通。”

“学会沟通！”我为之一震，老爸居然能说出如此颇具哲理的话，我无语了，感慨万千，仿佛对“沟通”一词有了再一次更深刻的感悟。

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学会“沟通”吧，因为这样最容易直达人的内心，体味人生另一种美满。就如我眼前的水管子，管子通了，水就会流得畅通，就会水到渠成。

网友归正记

胡剑英

一个网名叫“鬼五十七”的中年女人，加了我的朋友文波为QQ好友，说是哪天到他开的摄影工作室拍套艺术照。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文波没抱多大希望，把她放在潜在顾客一栏里。

这个女人人未至，常发信息过来。听说她在某大酒店KTV当服务员，上夜班，管端茶送果盘，有空闲就找网友扯谈。言谈恰如她的网名，是个有味的长沙堂客。

文波有时也在抽一支烟嚼几口槟榔之际，和她开几句玩笑说，怪不得你皮肤白皙，吹弹可破，老实招来，偷吃了多少酒店的水果？“鬼五十七”就笑问文波，大师吃不吃？我们分赃吧。文波告诫她，在外上班，手脚要放干净，要是被老板抓住就不好了。

有天，“鬼五十七”QQ头像跳动，讲她跟同事在摄影工作室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，想来看看文大师。文波没想到她真来了，准备去接。女人多变，“鬼五十七”又发信息说，不来了，怕文波没有想象中帅气，她会失望的。

听到这，我策邀我吃宵夜的文波：“这女人怕是爱上你哒。”

“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呢。我以后不啮她就是。”文波向我举杯，有点小得意。

有次我们合作外拍，真巧不远处就是“鬼五十七”

上班的酒店。华灯初上，文波打她手机，说来见一面不。我吓了一跳，横他一眼，说，“莫撒钩子咯！”拉他就走。

我们逃跑路上，“鬼五十七”打来电话，语音急促，跳跃：“我出来了，何解没看到你咯？你看到我了，不合你意就走掉啦？骗子！我找到你店子里去，我把我俩的聊天记录曝光给你老婆看！”

“惹火上身了，胡兄速救我！”
“现在有些中年女人，孩子离家上学或者上班，和老公天天寡味相对，心里悄然长草了……这个‘鬼五十七’本就活沷，又在那样的环境里上班，难免会变。以后你少上网和女人乱策咯。”我教育这位小师弟。

还好，在惶惶不可终日中，“鬼五十七”没打上文波店门来，她在发布最后一篇日志后，拉黑了所有的网友。

“本宫感冒发烧多日，幸亏我那老馆子帮我买药熬药，为我盖两床大被窝还嫌不够，自己也睡进来，死死地抱住我。可怜的家伙，我感冒好了，他倒发烧了。想起他以前查偷我手机，起个爱情鸟网名加我QQ好友……看来他爱我的烧是永不会退了。我再矮胖如冬瓜，我再蠢不带发，我再变成豆腐渣，在他心目中，我一直是他的宝嘞。告别网络，回归现实，好好生活。”

文波舒了一口气，以后很少约我们几个朋友吃夜宵了，下班就回家陪老婆孩子，并为母子拍了不少好照片，赢得很多的点赞。

近来无事，翻看黄向阳老师主编的《田野求真》这本集子，不料，书里一段段暖心的话语，一张张朴实而纯真的笑脸，像时光机器一样，勾起了我对常德石门县雁池乡这个地方的记忆。它如同来自南方一股暖流，让我的心里一下子春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那是2013年7月13日的清晨。素晴，天无云，夏树苍翠，骄阳似火。好似一个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日子。我们一行人在黄老师的带领下，备齐行李，从白马湖畔出发，开始了暑期“三下乡”活动。

出校门，上高速，过大河，绕山川，历四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在雁池乡的马路边下了车。一下车，迎面而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奇异的眼光，而是村民们一张张欢迎的笑脸。一些小孩子在小声地说：“他们又来了啰！”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惊讶。因为黄老师每年都带学生来这里，乡亲们都已经习惯了。

记得那时我们在黄老师家吃饭，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屁颠屁颠地跑进门，扎着小辫子，圆脸，肉嘟嘟的，眼神里有着一丝奇怪，好像在想：怎么多了这么多哥哥姐姐？见她来了，我们的女同学便来逗她玩，起初她总是不笑，就呆呆地看着我们。不过，没过多久，她就开始和哥哥姐姐们嬉戏打闹了。小女孩开始笑了。后来，听黄老师说，小女孩叫媛媛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难得回来一次，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由于长期远离父母，媛媛变得不爱笑，不喜欢说话，甚至有点轻微的自闭。黄老师回忆，有一次媛媛在和姐姐们一起玩耍时，玩得很开心，一直在笑，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深情地对着其中一个姐姐喊了声“妈妈”。

当时，女同学姐姐不知所措。
这一声“妈妈”，包含了媛媛对父母亲情的多少渴望！在这样一个小生命身上，对母亲又有着多少想念！或许她的妈妈比女同学年长一些，但是看见这样一群漂亮年轻的姐姐们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她的内心不由自主地泛起了对妈妈的思念。

有我们陪伴的日子里，媛媛总是笑的。每年黄老师带学生回去的时候，媛媛便最开心。时隔几年，再忆起那张可爱纯真的脸蛋，我在想，媛媛有没有长高些呢？有没有爱笑些呢？

在这平凡的小山村里，有着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而心灵深处依旧有着那份朴实与善良。在雁池的那些日子，还有一对老夫妻让我终身难忘。

他们叫黄先泽和覃霞波。
第一次见到两位老人是在他们家里，两老依旧住着土屋，近几年，政府帮他们在土屋的基础上建了几间砖房。我们一进门，很凉快，有回老家的感觉。一见到我们，两老像招呼儿孙一样搬凳子给我们坐，脸上始终挂着笑，像过节似的。两老见我们坐下，又立即拿出家里的花生招待我们。老老少少坐在堂屋里，吃着花生，聊着家常，亲密得像一家人。

两老都已年过六旬。年轻时由于身体原因，一直没能生育。而在那“养儿防老”的年代，这无疑给两老带来了很大的痛苦。后来，老人想过领养一个孩子，但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如愿。时光无情，岁月不饶人，转眼两老都年过古稀，膝下无个儿女，不由地担忧起自己的养老问题。近几年随着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，两老脸上的忧愁渐渐地散去了。当地政府 in 养老和医疗方面都给老人带来了许多福利。两老心里的担子也算是放下了许多。

我们在两老家里坐了许久，迟迟不舍得离去。老人脸上的笑容从我们进门开始，就没消失过。他们像小孩子一样，争着问我们家住哪，有几个兄弟姐妹，学习怎么样……他们又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样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注意身体，在学校吃饱饭。

我觉得，他们的笑，是一种渴望。无论媛媛也好，黄爷爷覃奶奶也好，他们心里都有着一种渴望，渴望亲情，渴望热闹。老人和小孩是一样的，图个热闹，图个欢心。而我们去雁池，陪着他们说说话，聊聊天，说说家长里短，聊聊那些逝去的日子。就这样，挺好。

我们要离开雁池乡的前一天晚上。2013年7月17日晚，月明星稀，和风煦煦，一轮圆月挂在山头，仿佛空气中都充满着离别的气息。就在快晚上8点的时候，覃奶奶打着手电筒，突然来到黄老师家，手里捧着一大盘土豆，说是给我们尝尝。看着满满的还冒着热气的一大盘土豆，我们心里很感动。起初我们都舍不得吃，要覃奶奶拿回去。覃奶奶说：“你们要是不吃，就是瞧不起我这老太婆，那我就得生气了。”我们没办法，一个个都拿着香喷喷的土豆吃着。一下子，覃奶奶脸上就笑开了。

我记得，那一晚，月亮好像特别亮特别圆。
与雁池乡作别已有好几年了，他们那朴实善良的笑容始终印刻在我的心头。前段时间在黄老师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文字：“黄爷爷说，年中盼你们来，盼的是个开心；年底盼孩子们回来，盼的是个团圆。”我想，这是一种单纯的感动，这是一份特别的真情。

我怀念着他们的笑。